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三

元 牟巘 撰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抑

威儀相鼠有體之類則通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無
庸歸闕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他如朝宗
遇覲會同曰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
子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
龎雜而無章乖戾而不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啟蒙乃自
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挈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
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於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

而行無悖於理夫衆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歸同此盖天地人物理數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尋行數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世必有譜宗則專焉族則廣焉予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夷於民庶往往弗克自保況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考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按据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

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考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
族又作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
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類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
甲乙氏族必曰江卿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
勝嘆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
鳳翔節度曰平章曄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
時猶子侍郎公受知淳熙間進用天地閒吉凶同穴憂
喜聚門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

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乎譜有圖倣年表為旁通繼之以譜綱舉目張繩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疏戚隨長幼皆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註外繼某氏則見因親録姓之本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本末姻戚閥閱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與摭遺焉積數歲然後成葢衆譜所不及勤矣備矣某字仲德博學工文詞其為是譜實緒成先推官之志首挈淳熙舊序具述遺訓列於譜之前後尤惓惓訪祖塋而念

荒隅感時物而嘆僑寄也勉子弟而致期望也孝慈忠厚申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牟某書於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慚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

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世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后山起布衣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徐潁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為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奇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温學博而約詩雅而麗衆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

自其慈幃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燠之適節寢興之掖扶悉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辭不往甘貧斆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節孝后山者如此它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為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位於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贐其行親為喜强加

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剛甫是行親意也況約房翁屢薦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邪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薫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悦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稼學重刋勉齋講義序

勉齋黄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為支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痼之病世不

可無此書舊板久廢良足嘆稼學袁君守儒篤學乃裒散帙為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讐校輟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逺銜訓嗣事緒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講以求朱子之言其為發明弘益多矣余昏眊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説有益世教固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韋聯俱書用識其末稼學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録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予於極圓覺上人正復爾畀時嘗行脚衡湘又遍游天台鴈蕩倦而歸休老於菁山之崇福折脚鐺中煨飯過三十年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顱鶴骨精神不衰江西李後林朱約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與句語復來索偈極即圓圓即極屋下架屋泥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頃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

見月全體呈露逈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著一毫不到便成欠缺譬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殺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敢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猶曰吾家子雲耳其雅

言步驟山齋之十章竒采横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鴈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為之爽也然止齋僅白石岩一首異時讀書鴈蕩乃獨無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處止齋嘗謂以雅頌蕭勺羣慝訓詁則付之諸生一齋師友淵源講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温柔篤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已行於里閭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

情自近而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

而二南之正始變曹鄶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以終

南風而又繼之以豳風何也盖亦止齋之意而予衰眊

廢學敢於一齋折衷之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氣攸限道則一而

已醫之為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於古人故修方

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盖醫

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及見千金方論治積聚為虛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廪丘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區宇混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耀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瘴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胷中有活法酌

古今通南北孰能會於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稔知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明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效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於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益可勝悅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池上施藥

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為之書茂卿名某今為

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而不間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者屬辭不得流傳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無取於鄙樸便澁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鍛字鍊以為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傚孫叔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盡

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掙且復執拗而詩則唐人也如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見間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為人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峻心事篤實平日兢兢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序東流則告之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論古鏄則嘆其田不井而魯䣛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挹之而有餘味風味藴

籍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岩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能盡必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衡氣機也

鄭御史序

余聞有内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内樂也以禄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内内者天外者人内者重外者輕也古盖有捧公府之檄

者有列五品之養者有卿太常而去冕以導輿者有百官回班而起居者固樂乎外矣而猶未全乎内也有教之以義方者有喜其居官貧寠者有為京兆而樂其平反者有為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内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内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於斯監察御史鄭君鵬南高堂有九十之母康寧而好德導江張達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彦明傳之以諗于余觀其菽粟飲水有同旨甘延致名師篤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

而鵬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為茍得決獄停疑求為可生以嚴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太夫人登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六察以對寵榮之盛不特以禄養尤能以志養庶幾不以外易内不以輕易重矣達善有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爰用泚筆侈其盛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

鄂相承也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蓋友
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裒之原隰憂患既平侑爾
籩豆飲酒之飫必曰兄弟既具言如是則和樂且孺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
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
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謂義門
至明之徵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
之適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

昆仲皓首嬉娛其間和而後樂申其燕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稱其睦鄉里紀其順郡邑傳閭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嘆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為盛事其母黨俞好問萃為一帙以序屬予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句少多者極其鄭重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固皆得之顧鄙陋之辭猥造其列似若不類况又冒書編端能無愧乎

陳公輔德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親平生業儒授老陵陽峯下韜光鏟采人不知胷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汛掃一室右置書册間以名畫古彛器其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為勝况兼之聽雨事自韋蘇州至韓杜皮陸蘇黄往往而有他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掩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為首此僃物具美意者名亭盖慕元之也韓

仲文向予言恨耋矣無由至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殊公輔榮贊憲幕方為世用非山亭聽雨時秋禾耳生點滴皆愁頗念疲農乎泥深路滑竹雞聲苦頗念遠役乎風定雲黑床床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耳不若聽以心聽以心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為聽雨亭之助

吳信之茶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萬八千觔謂之貢焙大歷五

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為郡嘗進三百六十
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貢有回天力予頗疑其此舉
因考之則其來日久非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况
又作詩一章刻石摹本同進實寓規諷非專為進奉也
其後每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
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日復治
金沙泉修唐貢焙設湖常等處茶園提舉領之其事益
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所遂用為副既滿升同

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年間講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窮谷之遥不知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户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専權任以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為余言茶之香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採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為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注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黄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巔崖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

否之語信之行且再為顧渚來顧毋忘此詩

挂蓑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王居正挂蓑集過我蓬廬試閲之疊疊乎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艱澁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三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覯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密孰予甚雋永山

村詩句居正欲挂漁蓑於其詩境大是竒事虛谷老子遂以王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畫炎天畏暑火雲如山輙以此書挂蓑集如何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泰初也泰初名

家宿儒何幸親薰炙之教之讀書作詩以磨礲其氣質而唐棣鋭有立志不肯碌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舐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丈餘幅尺殊廣而岩崖草樹心目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辦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畫二者難並進或者曰詩乃有聲畫畫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畫則畫自好其進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

張竹山文槀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塗轍參差未及識菊存壻作秦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竹山予用是益知君龍集己亥竹山來雲始胥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共劇談頗及往時中朝羣吏西州同社所見聞知前日事為之慨然且嘆其白叟滯留之不遇也几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槀好奇似太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苦不

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
也中鄉貢其小慙乎中進士第其大慙乎宏詞不盡中
其大慙而尚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之
文吾亦無甚愧焉退之果慙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
則直戲耳竹山久謝塲屋其為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
猶慚䓀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竒似太過也大率喜
持論者文不必優優為文者理不必勝以予觀竹山議
論辯博傾四座灑灑可聽及伸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

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言然不為支詞曼說言言皆理自本自根而尤好言易若銘若賛列之座右驗之躬行日用無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琢時好而使人以為好者也夫易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藴予蓋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追我暇矣將於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慙庶幾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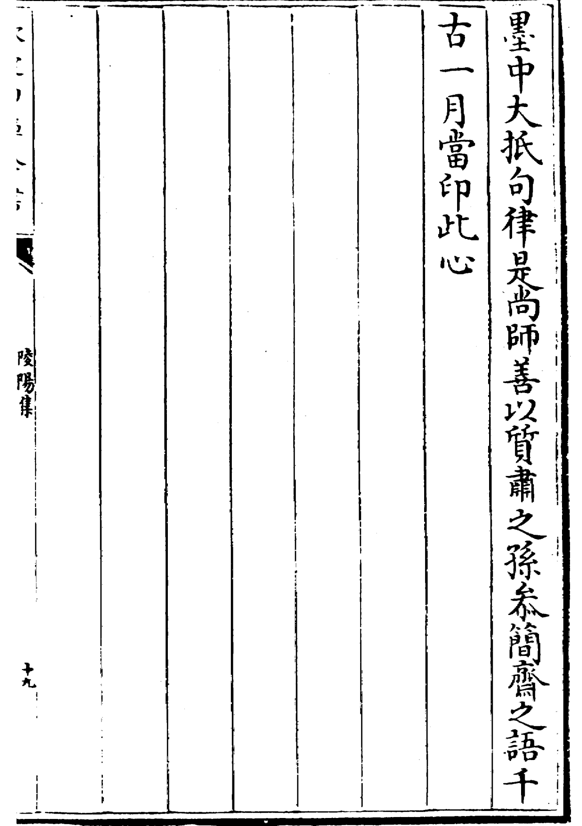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其主
上元簿遇𥥈粘鳥雀者折其竿雖哲人細事推是心也
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
本眇然一主簿位至卑乃獨以學道愛人為心彼為天
子宰開塞輕重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
天下其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
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寂寥過者
未嘗不發新亭之嘆先生官稍達論愈忤雖不能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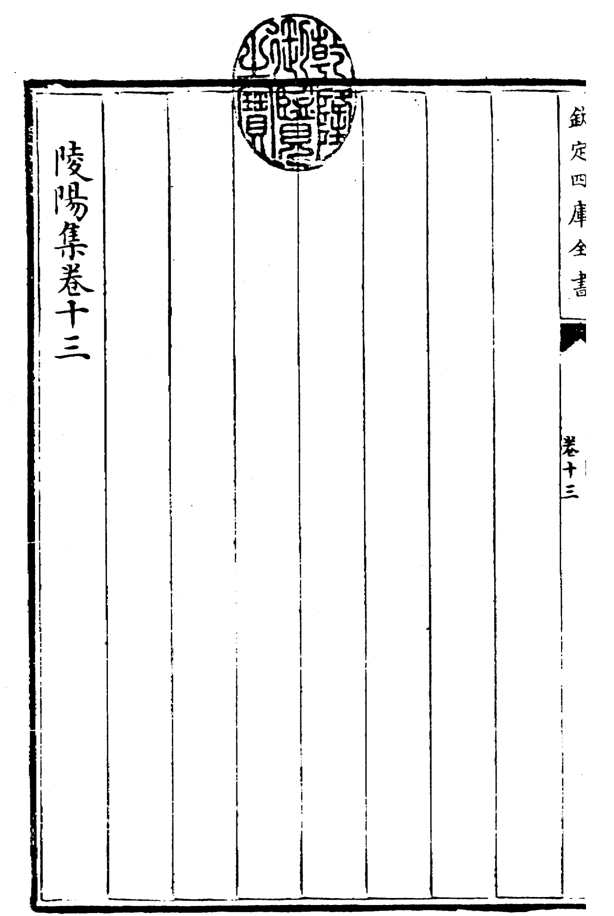
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學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為明道書院山長諸友賦詩餞别余衰病不能出輙以學道愛人為勉仲敏趨向正詩筆高今挈挈為先生來必將益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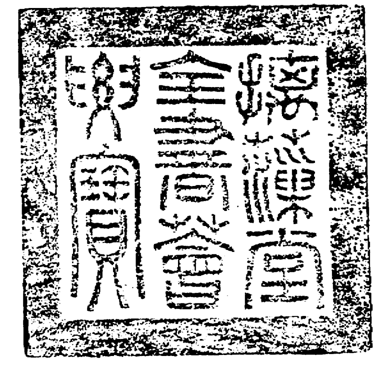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葢有工而不遇者矣塲屋既廢為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

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舊時舉子業修而學博去為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竭慮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為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獵以起未為工而不遇也況西澗以來崔李繼至而交説耶予手其編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為落韻詩者殆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去國一身在此詩為失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詩者以唐詩㨮入少陵步驟繩


墨中大抵句律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希簡齋之語千古一月當印此心



陵陽集卷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一集部

陵陽集卷十四

元　牟巘　撰

序

高景仁詩藳序

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謂和且

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槀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又去其夂之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焉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灊發盖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斂芷鍔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仡仡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實病難除實德難進自昔詩人護其愚是其一蔽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實病也景仁識老見定獨能以心為

權度身爲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靳實病除則實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之之驗也夫豈特詩爲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槀而得其爲人

郎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軸矣爲序以勉其行

皇皇求仁義與皇皇求財利雖若同而所以求之之意

則有不同焉涿州郎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澹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未渠已將裒成巨帙携歸為親壽以承其志而悦其心適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為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倩張仲實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為序峻拒而請益勤惟古詩南陔白華華黍三篇

有其義而無其辭義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為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為其親莫非南陔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為親之篤勉為序後云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敖臞庵為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弔甚戾而憤愈激毀江湖集嬰竒禍而名愈高為詩人重矣潘紫岩早歲已竒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纔數日擯逺流落猶論巴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

世教所謂民彛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岩尤足為詩人重矣予嘗為吳之庾幕紫岩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焉善甫久寓吳名彌堅實用庭堅之字素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岩一枝之潢出世之為晚唐者不鍛煉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善甫雖不區區為如此之詩而氣脈厚格律遒自有意度不見剞劂予益

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岩脫去筆墨畦逕秀拔精妙其後益進德鏟奇崛趨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為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吕氏閫中之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為稽山山長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盖未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李氏為最盛宫師 公首登進士第為宗正簿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與有惠政士民

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岩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窓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參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窓止於兵部郎中獨講明道學晦翁門人黄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提舉極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行伯亦由太學登第為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檢閲次子字平叔後秀岩嘗修嶽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岩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父存齋翁實受知於秀岩

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姊亦歸東窓之孫僉判字伯剛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早世諸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今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分俸周之日兾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絶俗意聞有王野愚結庵於塘頭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依之野愚喜而受盡語以其所聞甥頗攻苦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具言其事予語之曰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

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況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遣之薪水之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字說

頤山先生名其孫曰頤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觀字之

洞山遺老申頤山之意合孟氏之説以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生孫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畀時嘗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爲頤山書院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盖畧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眊學落顧未知爲自觀言者夫名以賔實字以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茂實之義猶從舊名伊

川又嘗以之為名而字曰正叔則養正之義始與名叶
自觀之字其諸慕程者與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
學也予觀鼎井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
乃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顧諟省察之義觀於物固未若
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言養正則吉而觀頤則觀
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
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
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觀之事也於

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覆致意尤莫切於觀象以養其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切以為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盡亦以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素嚴傳之頤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聞見資質美氣象謹操趣正已足為佳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

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學益充正吉之福益厚予於自觀乎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科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為之說予謂清甫自予之為此名名巳從予而不去予予字又從予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予與予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予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為且為予之說者曰天

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輕清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涬然遂以為天天無形也而不能以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為河漢湛然者為雨露瑩然者為雪月而冷然為風又遂以此為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

寡今子離塵坱脫滋垢以游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清轉蛣蜣嚇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以雪吾之清而徉狂垢穢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寧為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為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盖寒山子詩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者亦不為無見但以指晶熒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同而實異夫靜極而動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渣滓去得盡淨則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兩字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靜互根體用一源則卑不溺於物欲高不淪於空寂矣

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讀書倘念慮澄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為外物回奪變遷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歲頗取寒山子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姑以意言如此然亦贅矣觀者當有以識之

褚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予為之說予惟夫子之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爾而於

事父則為父隱獨何如無隱曰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有攸當無隱固也有隱亦所以為無隱也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於無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為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秘於鬼神不可俄而度豈其情也哉吾平生不敢内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為吝悔益願以此自警予切謂此亦夫子意也夫言及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為隱以為愆而況巧言令色鮮

仁色厲而内荏匿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為陽為善為君子回護繚繞深黒幽闇者為隱為惡為小人人莫不曰我為善也然而陽善陰惡人莫不曰我君子也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若是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其趨者往往遂判心跡為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雖其質直不為緣飾不為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見底裏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謾腹毒東甲笑刃事人皆

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師以孝悌忠信教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隠所以無愧造物流慶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勤揭無隠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閭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開口而笑矣

怡雲説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剥啄聲推枕起視乃空隠谷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來為之喜出其

詩編見上有怡雲字尤為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氳之氣騷人墨客競喜吟詠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其雲薄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裏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和愈遠惟陶隱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翁兮藹兮融兮郁兮含乎太和與造物為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與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

其容淡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不
刿刻不推敲不鉥心而擢胃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然
隱居不屑於持寄梅方之雲乃托於詩流曠逸之地如
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終日吟
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
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子之詩曰山好野雲多高卧
白雲歸而求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他日見鄰林
不妨舉似

覺非齋説

盧林鄧君覺非過余茗雲上從客言曰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争地以為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楄纫時從父凡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閒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

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蹕其家故門陛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為鄉里州縣之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録等集行於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考覺非今始居吴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為作籒史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之覺實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

亦未如衛蘧瑗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葢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疴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為切近覺之一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性為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顔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

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
禮而歸仁焉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貧
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
工夫希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眊昏而不自覺
何能爲覺非言盡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游樂宴樂而仁者獨樂山何取於山而樂
之夫山屹然停而峙寸雲觸石千里霮霨而山之靜自

若也草木之盛有時衰落而山之靜亦自若也一舉目之間全體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非禮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體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體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體仁者知之不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膠擾擾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他靜躁

之不同也樂佚游樂宴樂固有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盖子盖指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盖言心之苗裔而其體則未始不静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其説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静山名其書齋曰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求其所謂静者焉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静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庶

幾為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説

湯氏寺丞公之孫棨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夫銖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數語黃鐘之宫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之儀焉非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均而為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其用則屢遷而不居其體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無動遂曰權變也殊

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復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説以為權即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只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動靜而不靜者神也動靜體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葢本大學知止能靜之

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裁之以義矩也動靜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偕以是求之則知矩本於權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雖未識與權聞其明敏而靜故願與切磋究之

耕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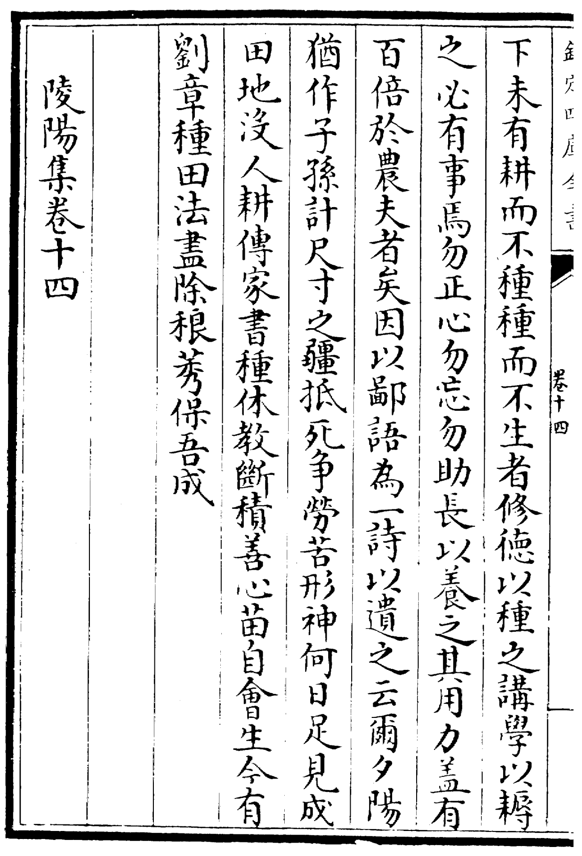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釣者嚴子陵被

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舊隣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耦隱者與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為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曽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钁於耕隱葢不勝健羡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良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予再世

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人語輒喜况世家好學者乎耕心盖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頻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饑無所得食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菑畬無南阡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鎛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歲縱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



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修德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為一詩以遺之云爾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足見成田地沒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稂莠保吾成

陵陽集卷十四

陵陽集卷十五

元 牟巘 撰

題跋

跋杜隱居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杜君來為李曹掾為實而文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居山莊老人窆銘因獲考論隱君之為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賫志以殁李掾君乃能

以科第自奮國人稱願焉是可以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為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畏齋吳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為類多可紀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為賊汙往往避偽棄其官去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樣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

其事揚名賜廟且褒録其孤而楊公之節聞於天下雖
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實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
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
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為間奪匹夫之力為人
所難汔暴白其忠是豈有為而為之耶嗚呼楊公為不
負國而隱君為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
用其忍負國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遭戕視
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肯為不義

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巽辭以免可也嗚呼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為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為張籍言巡死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敘中千載之下讀者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牽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於仇隱君殞於潰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有李掾君而諸孫詵詵又皆

領薦斯文蓋未艾此又隱君喜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予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隱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末使後之觀者有以考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矣

題淵明圖

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托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真為小諒此二者要未足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辭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嗚

呼內望傍徨修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衆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且易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庇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雖

若屈於苗而正性挺然無一毫慘沮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愧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遊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俄然而秦倏然而漢如海市浮空烟雲變滅耳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

十二樓若是區區者今舜舉作此圖寓言於仙筆意俱

鈔陶隱居中三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

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猶未免詰曲世間

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讚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實昌本註者以為菖蒲根切之四寸

為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注者

亦以為昌歜即菖蒲菹而唐人乃謂徧檢諸書傳菖蒲

草無别名未知其所由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歜安知非昌本而禮遂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註者云水草之和氣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蒲味辛温二者皆備與此註說合但東坡所取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中為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其根安得一握四寸之長而可葅為耶況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窮澗之中或有如本草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

別為一名豈退之亦以為似是而非而人得以訾之耶俞好問示余以東坡石菖蒲讃因書鄙見如此以俟博物君子考焉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顔為先其歿也事之如生既為木主像其中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記禮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脈相

為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神歿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生非古然方其傍徨四顧思親欲見而不得怱瞻之在前衣冠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為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為毫髮之不相似者為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嘗用之要為不可廢曩更兵火士大夫家侈幅長幀飾以綾錦往往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滿乃獨得其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隣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

若蓋主簿之歿以甲戌此生前所寫也失於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䕶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持白其母裴𥜥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感極而潸然以悲也予聞主簿出胄能力學取文薦不貿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其有子世其傳又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剛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尚永此意於無窮云

題徐容齋薦藁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温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勾註其旁温公亦有薦士録自至和逮熈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録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隷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真可為法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人有寸長片善不啻如自口出廉問浙西士之賢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淦性學西秦張楧仲實是也於仲實稱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

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於再於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其有慕於古靈温公與仲實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歳予偶來杭容齋首訪寄邸稱仲實不置且賀予得婿意甚惓惓攬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悲愴仲實感念知已不能已因書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弭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阨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考其本末大類好畤侯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虜詐謀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

王郎驟至夜渡滹沱弁則合漁陽突騎以援邯鄲苗劉甫誅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术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賊皆為平劇盜破臨菑破劉豫皆為敗齊冦大率英雄所見畧同非偶然者克濟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無彊敵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內無權臣然弁自克齊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而況紹興倡和檜實誤國方且挾强冦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更

有難於弇者矣江遨累疏竟罷樞館於是絕口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尚賴主知獲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於後子孫昌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耿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異也某曩侍先人頗獲窺金匱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為嘆王之五世孫模予倩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亢其宗暇日採舊史悉家乘為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綜而實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

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於雲臺之列史稱耿賈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實初主簿於霅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講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敬之旣滿去以書見修齋先生王公曰吾自存齋來也亦遂為知巳予實知修齋益與景實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大戮景實獨為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

實忽起番陽守時事倏變殞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死義者數人偶皆遊先生門世率牽連言之陳梅居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實死無幾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為悲嘆毛仲翔嘗為予言景實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泫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滃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為也然而謂雨非水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強名曰漚果非雨非水耶及其散也既不得為漚而猶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可耶或曰漚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為也而孰能為之耶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為浮漚之歌意者以為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是耶抑以為無

起無滅無生無死耶其法嗣古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巳黙解大意間以示余既自曰浮漚子亦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埜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地氣實人力之勝質之理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蒔之庭圃人力勝其天往往競出新竒以悦可人意變之速有甚於堇荼惟一種花小而正黄芬烈過他品葢菊之真者也顧林樊籬落掩翳寂歴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放

則真真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歉於野哉風俗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莪莪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變為容悅為脂韋藉其名以娛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之過也菊可變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味道多

難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艱虞中以來吳門所謂
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視前君少泰需於沙而衍出
于穴而亨常情於此未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
菊野扁其書齋圖而列之岩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
菊之野以況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剥之餘寒花晚節
有不變者存又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叙如
此論議詞藻之炫然質雖野而文則史吾懼其山林之
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願毋忘在莒時予亦願毋

忘在野時乃無負於斯菊

書陳養大祖贈誥

自昔喪亂之際至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況有甚於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保全古杭陳養大乃能訪求其大父贈朝議大夫誥雖斷縑尺許而明裡之䟽恩吏部之印章陳氏兩世之官名猶有可考蓋其一念思親志存舊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實陰相之世有藏唐誥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米南宫為

書告家則堂師慕平原者也既誌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賔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顓笺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叅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

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於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汔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賔主相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師善家為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而洪號平齋又號當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往來衲子紛紛籍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不可得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三十年前當面錯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咄逼唐人晚更老辣與梅莫逆尤苦説梅乃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與端不肎梅矣吾儕食息人閒憒憒過日徒嘆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固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不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寮王岐公荆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後為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萋也本乎天而應乎人理無足怪京口鶴林寺花久歸閬苑近世盛稱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軒嘗為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應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尹瀘溪孫

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右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斯文發祥領學事主文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人皆曰花范氏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脉文物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本出唐翰苑中雷卿即爲翰林主人花亦榮耀吾方賀茲花之遭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

書范雷卿家譜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雲示余以其家世本末蓋范自唐

以來為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利環十里皆諸族有為虞部郎官者君之四世祖通守號河朔孟嘗靖康之亂能全其宗收窮周急信義具著由進士出身為蔡州之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海陵敗盟我以成閔鎮上流趙樽屯德安擣虛潰蔡時也晉氏晚過江者皆以愴荒遇之高宗兼愛南北凡歸正人率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優前代矣中緣和議指名取索傷忠義之氣絕英豪之望至是公等來法當超授以勸

乃僅添差湖川長興丞緋衣銀魚不盡如章也未幾亮
殂褒繼和戰未決或又倡為遺歸附之說動揺物情賴
廟謨堅定公等以安始公南邁至宣諭司有某公之子
曰盍稍增飾功狀可冀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歸朝廷
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欺天乎乃以質
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尋又例為不覉務不屑也益捐俸
廩活飢氓賙寒士委祉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
節度使判官廳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

終於官葬丹徒遂家焉子瀘溪令實同決策孫掐討司
叅謀有詩名曽孫休寧令有政聲五世孫即霄御江浙
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皆公履信思順積
善餘慶天之報施始啇終豐如此某竊惟先朝寤寐神
州收其豪儁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
遂婿於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伍公炎皆知公而公老
矣不果用賫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
躋執撰領帥垣嗚呼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不徑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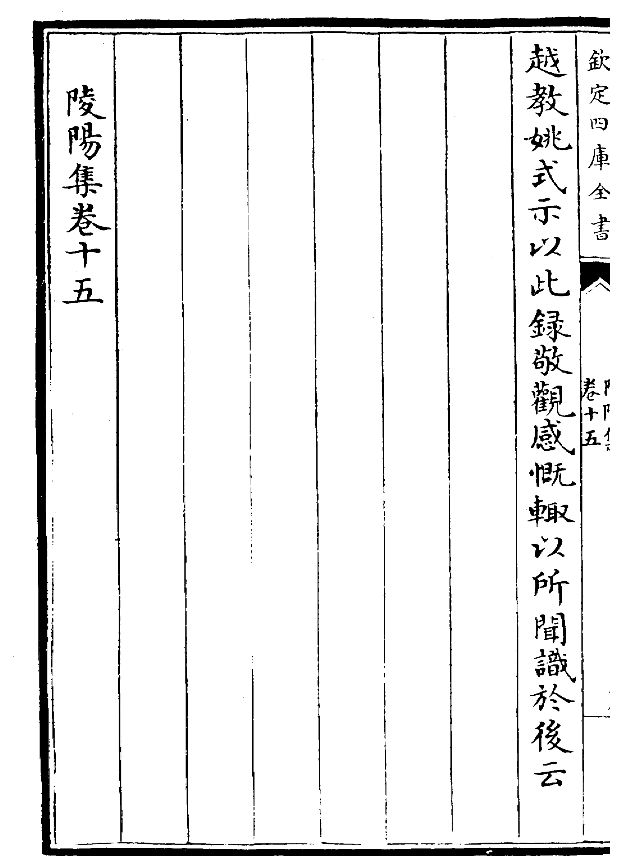
賢例取瀘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蠹斷韋玄孫之賢收拾完補為巨軸傳示將來不負勵志之囑矣高曽百年之意其亦少慰九原

跋湯徽猷昌言録

紹興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喪於重華遜位東宫改元慶元實趙忠定公之謀也孽韓侂冑不過傳導之勞迺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居中用事羣小惎之首去舊官僚又出御批去侍講朱文公以撼忠定其勢已非

乳媪陳謝所可解生棗再撲所可除乙夘五月忠定竟
貶死遂以逆黨偽學設為厲禁一時諸賢皆在戊午讜
議中國空無人姦兇愈肆卒至啓釁稔禍流毒海宇而
後已甲寅之初徽猷湯公為學官建言太上未須移公
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向實同忠定既貶公亦
外補甲子始入為丞郎時朝論漸平故也繼待次台州
乙丑改知常州嘗移書於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
筠之過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洶洶丙寅盛夏出師敗於

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北來人
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粮不繼降謫贑州猶逞前憾也
是冬師旦誅未幾侂胄殛公甫得自便黄巾賊起而後
赦黨人之罪斡離不陷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
所遭不幸適類是嗚呼可勝嘆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
父子世其科追念先烈裒集遺事為昌言録趙南塘以
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彌昌少領
鄉薦前鄱陽書院山長其與末艾忠義之報也因余友



越教姚式示以此録敬觀感慨輙以所聞識於後云

陵陽集卷十五

陵陽集卷十六

元　牟巘　撰

題跋

跋韓子蒼帖

韓公字子蒼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稱為陵陽先生政和間以試文入館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黄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川又號北窓居士其父徳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早為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

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壓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邀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於世室中語載籍中此帖問訊諸楫蓋在臨川時諸賢患難流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猶能用情坡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此帖筆法似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廸登進士為䕫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己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數帖許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為之慨嘆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其持身正處事恭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與論舊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為宰時所自創而廉訪使者過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稱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晉輔携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記其山川風俗閱此良以嘉嘆不鄙病眊俾發博愛之旨昔吾夫子未嘗輕於言仁也故以博施濟衆為難而

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焉涓涓一綫其初甚微穿石達溜迤邐為江為河以至於海莫之能禦者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溥矣此自然之理也君以博愛存心觀其已試之明驗在上虞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況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於無窮不愈博乎勉強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

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汎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敢以是復於博愛堂

跋范令君晉陵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閒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觀提舉獲觀之令君出為掐參稼軒辛公婿也長歌撫劍之嘆實有婦翁風槩及觀行賑行潦視旱等作乃能細意為民懇惻篤至如此其大父通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故江南風俗利病講之甚熟悉仁哉令君之用

心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抑何幸與令最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尹不常有可以發千古一慨天慶觀奚凝為刻本令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藏之楮墨如新可敬已山陰道士愛逸少黃庭經予謂不若奚道士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為鎮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

有歸意及為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俛就彭澤為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督郵耶松雪齋為虛谷翁書此詞蓋深知其心事故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敬嘆若子昂字畫之抄中固已言之

跋梅花賦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白璧微瑕惟在

閒情一賦皮襲美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為人兩事正同然閒情卒章尤蔓草而誦卲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儷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襲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為虛谷翁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父永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焉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

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從家於杭年甫踰弱冠籍藉有詩聲為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耶一日來雲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寄興逺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淮江走粵閩慨然有志於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陶隱居挂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内足於已不以已狥人者

也意者白雲患苦世俗殆有意隱君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坱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廼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畧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為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為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

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
有守在吾奚為與之哉其自待何薄與史君彦明嘗宰
岳陽之平江不勞而辦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
學又取所藏李君簡古今訓學大畧刻之梓而引先儒
盡性踐形之說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教化之事矣來
書以示余閲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氏小學書所謂立
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
嘉言善行以廣而實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畧故耳然

其採摭裒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為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為令者皆能知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其視一世為如何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奬備至而詞氣又過自謙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槩見矣書中又云

思永與陵名義有犯請更之葢為永思陵也公於嫌疑之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充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飯之報不以存亡間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如護拱璧賦詩追祀有主死忘猶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棄之如遺況一生一死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楚龔語也文公似之思着主衣裳為

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陳后山語也葉君似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皐其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蓬廬過當過當讀行卷殊佳蓋有意趣有標致殆不類僧語聞二人皆儒家子源委固當自書中來也今歲七月旦江淮一大異生靈一大厄可駭可嘆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華國在京口浮玉適與壞會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

力自能遣憂患耶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目志慮於衝風怒濤崩岩振海之際安知二子之詩不因變而奇乎然此山嘗寄華國曰砂鍋煮薺竹澗看花華國寄之亦曰斲池燒畬依松編艸此猶未涉憂患懷思故山已如此今當山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輕落人間矣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先朝仁宗冲幼時有擴孝經要語畫為圖以資把玩者

此圖其起此與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其前後布置亦甚難細觀可見況首章畫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魯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即劾大將管崇嗣背闕坐者蓋李勉也李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月食粥乃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李公尤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槩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

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遺軼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烏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蓴鱸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夫終身甪里笠澤之間釣烟波以自適采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於

歸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皮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計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翁乃放魚東池恐數罟之損鱗鬛長堤之隅濤瀨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之於彼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混庸衆人中邂逅知已一言而善携手以上蓋未易得况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黄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實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和寄之自是遂為知已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閻公曩使浙右張梜仲實時為江陰學正初無疇昔雅公望臨一時而謙勤下士不惜餘論奬成後輩聞仲實之能遽作詩寄之誠出意望外詩中稱其門閥喜

其辭采且有黄金燕市須神駿㑹見風雷起渥注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有之矣而或不值值之矣而或不顧雖權奇汗血孰别其神駿哉静齋之於仲實獨得之未識面之間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實年三十許已能為文辭致聲譽今年愈進識愈定刋落枝葉以求本原用力於義理之學以遠大自期實由静齋奬激之静齋已長翰林院記憶不忘得遂其禄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渥洼風雷之語不徒出必能相

共成之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水火中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非尚殺也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於牧野封於營丘子孫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間見侯者五廼有不盡然者焉及觀張楧仲實譔其

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陳靖康之勤王
紹興之戡難皆身冒矢石爭天下於羣虎狼之口豈非
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而澤流子孫與矧王之
為將未嘗妄殺薦達偏裨待士卒有恩意此其所以能
以殺止殺也自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
人臣分茅胙土施及其後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
宗宗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為次王弟之子孫亦如之節
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相望有光史册

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舍釋褐者有與殛韓而復以忤時貶者任守闕而竟以殺使死者非但重珪疊組而已越至於今則有濟甫年高德卲為族之望仲實其子務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晦之敏而急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性之若仲芳守其内而無求於外積善以遺其子孫葢可尚矣近歲名門華閥凋落居多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不墜是可書譜畧效太史公年表為旁通書之至六七世末艾歷官槩見於左

而於本宗卒葬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蘇氏譜法也王字
伯英仲實以模為名嘗奉父兄之命復先廟修家傳又
為世譜而敘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之抑予
聞典午渡江重氏族嚴譜狀雍州是為郡姓張氏本三
秦固當在江北四姓之列而其勲勞名位子孫文物之
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人尚寶藏之

䟦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舊夙厚余間不見且久梅潦被道吾廬

無來跡君忽披蓬藋相就談始予見太末時如川方至之意氣睨一世何如也嵗星四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為興慨者耶君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示予頓挫灑落大抵輕死生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讀之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區區形骸之内今昨之間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及已像各為之讃裴緑野小杜公辛季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木卧起其中林和靖自

賦壽藏詩蘇文定自作頴濵遺老傳秦淮海效淵明自
製挽歌高風曠度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與何其脫
畧機祥踈宕可喜也氣有聚散有伸屈原之於始而知
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明世或
以了生死為一大事其視沈迷利欲蒼黄顛躓者固異
然未嘗窮理往往幻妄世人卒亦未免怛化自私至於
晝夜死生之說則又習聞其語又不知所謂通乎晝夜
之道蓋體之無二非强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

君抱崛奇而老憂患据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觀其所自銘兢兢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為不易力為其所當為以求無愧於心無墜於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羨久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折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左方云

題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逸

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子雋之於子昂可謂競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欽聖母儀三朝實文簡公諸孫故其族茲盛而多賢無流水游龍之習過江以來忠毅以死節著其子秘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被知遇號為博雅居於雲者今莫知誰後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畫古彝鼎器皆入權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

凜不自保每為慨嘆此圖出於散墜之餘尤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畫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由廣右帥蜀不但賔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渭上樹如薺未嘗不慨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為泥封函谷草土齋壇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云意欲鏟疊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閲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脱林瘦遠山横陳垠堮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韋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寶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土思且上先世塚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垂發之際二稚牽衣萬里永訣旁觀者皆為之

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中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者要亦不失其正也擇婚而嫁以歸董祀它日文姬又能言之曹公原其死罪於垂絶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列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始終恩意曲盡亦可書也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為黄帝授之廣成子或以為受之𤣥女又

以為黃帝風后共玉女論云甲陰陽而為書既以可賛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為之而朱氏則直賛其出於李筌蓋本山谷之論也不可考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舊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嘆云

擊磬圖

孔子往來於衛殆至四五所遭皆可嘆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得其聲聖人之

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蓋不得已也不然荷蕢猶能已而孔子顧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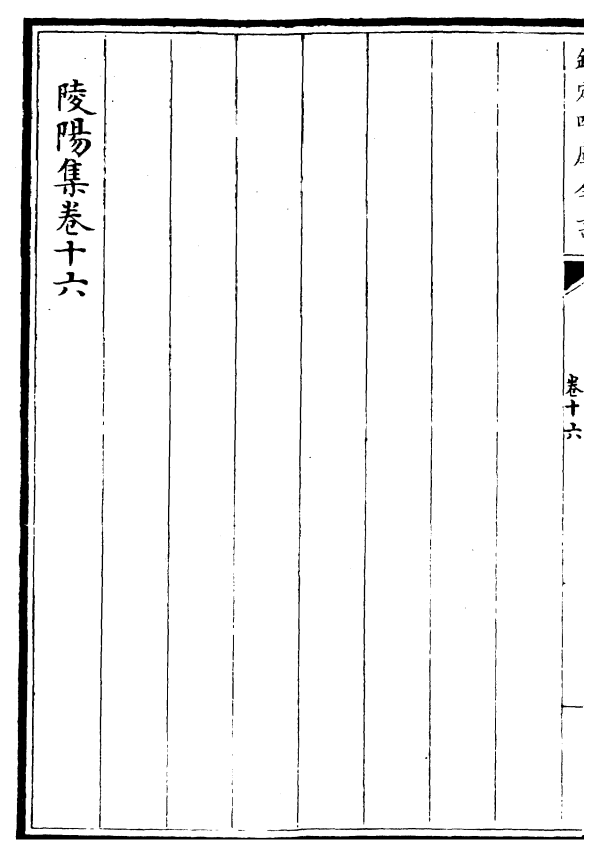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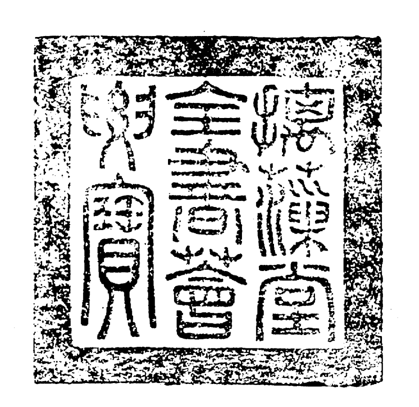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天下萬世綱常身為爭之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毀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覩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

壯顔毅色凛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氾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自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蹭蹬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與李侯勘得此本於燕丁丑歲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

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彌堅實來輙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於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牴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

外忠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型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忠用衍忠義之傳其永之無斁


陵陽集卷十六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